

唐宋八大家集

主 编 金 峰

九 州 出 版 社



目 录

第四册 欧阳修 曾巩集

欧阳修集

七贤画序

.....

三一五

送王圣纪赴扶风主簿序

.....

三一五

桑怱传

.....

三一六

上范司谏书

.....

三一九

与高司谏书

.....

三二一

与尹师鲁第一书

.....

三二四

答祖择之书

.....

三二五

与田元均论财计书

.....

三二七

洛阳牡丹记

.....

三二七

读李翱文

.....

三三四

记旧本韩文后

.....

三三五

唐宋八大家集

目 录

目 录

二

题青州山斋 三三七

贾谊不至公卿论 三三七

乞减放逃户和籴札子 三三八

归田录 三三九

归田录 三四〇

诗 话 三四一

曾巩集

唐 论 三四五

洪范传 三四七

进太祖皇帝总序 并跋 三六二

太祖皇帝总叙 三六三

新序目录序 三六七

列女传目录序 三六八

战国策目录序 三六九

南齐书目录序 三七一

唐令目录序 三七三

徐幹中论目录序 三七三

李白诗集后序 三七四

先大夫集后序 三七五

范贯之奏议集序 三七七

越州鉴湖图序 三七八

赠黎安二生序 三八二

送刘希声序 三八三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三八三

送蔡元振序 三八四

送丁琰序 三八五

上杜相公书 三八七

与孙司封书 三八九

寄欧阳舍人书 三九一

与王介甫第一书 三九二

答李沿书 三九三

答王深父论扬雄书 三九四

唐宋八大家集

目 录

目 录

四

仙都观三门记	三九六
秃秃记	三九七
醒心亭记	三九八
墨池记	三九九
越州赵公救灾记	四〇〇
宜黄县县学记	四〇二
学舍记	四〇四
南轩记	四〇五
鹅湖院佛殿记	四〇六
兜率院记	四〇七
拟岘台记	四〇八
抚州颜鲁公祠堂记	四〇九
尹公亭记	四一〇
筠州学记	四一一
襄州宜城县长渠记	四一三
道山亭记	四一五

敕监司考核州县治迹诏 四一六

熙宁转对疏 四一七

议经费札子 四二〇

祭王平甫文 四二二

苏明允哀辞 四二三

夫人周氏墓志铭 四二四

洪渥传 四二五

本朝政要策·军赏罚 四二六

金石录跋尾·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 四二七

七贤画序

某不幸，少孤。先人为绵州军事推官时，某始生，生四岁，而先人捐馆。某为儿童时，先妣尝谓某曰：『吾归汝家时，极贫。汝父为吏至廉，又于物无所嗜，惟喜宾客，不计其家有无以具酒食。在绵州三年，他人皆多买蜀物以归，汝父不营一物，而俸禄待宾客，亦无余已。罢官，有绢一匹，画为《七贤图》六幅。曰此七君子，吾所爱也。此外无蜀物。』后先人调泰州军事判官，卒于任。

比某十许岁时，家益贫。每岁时设席祭祀，则张此图于壁，先妣必指某曰：『吾家故物也。』后三十余年，图亦故闇。

某忝立朝，惧其久而益朽损，遂取《七贤》，命工装轴之，更可传百余年。以为欧阳氏旧物，且使子孙不忘先世之清风，而示吾先君所好尚。又以见吾母少寡而子幼，能克成其家，不失旧物。盖自先君有事二十年后，某始及第。今又二十三年矣，事迹如此，始为作赞并序。

送王圣纪赴扶风主簿序

前年五月，大霖雨杀麦，河溢东畿，浸下田。已而不雨，至于八月，寂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时溢博州，民冒河为言，得免租者盖万计。今岁秋当租，惧民幸水旱，因缘得妄免，以亏兵食，慎敕有司谨之。』朝廷因举田令，约束州县吏。吏无远近，皆望风恶民言水旱，一以农田敕限，甚者笞而绝之。

畿之民诉其县，不听；则诉于开封，又不听；则相与聚立宣德门外，诉于宰相。于是遣吏四出视诸县。视者还，而或言灾，或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后视者还，言民实灾，而吏徒畏约束以苟自免尔。天子闻之惻然，尽蠲畿民之租。

余尝窃叹曰：民生幸而为畿民，有缓急，近而易知也。雨降于天，河溢于地，与赤日之出，是三者物之易见也。前二三岁，旱蝗相连，朝廷岁岁随其灾之厚薄，蠲其赋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则岁余或入粟以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爱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易知之近，言易见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壅之，几不得达。况四海之大，几万里而远，事之难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见者何数！使上有惻之之心不得达于下，下有思告之苦不得通于上者，吏居其间而壅之尔，可胜叹哉！

扶风为县，限关之西，距京师在千里外，民之不幸而事有隐畏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令与主簿、尉三人。而民之志得不壅而闻于州，州不壅而闻于上，县不壅而民志通者，令与主簿、尉达之而已。

王君圣纪主簿于其县。圣纪好学有文，佐是县也，始试其为政焉，故以夫素所叹者告之。

景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庐陵欧阳修序。

桑怱传

桑怱，开封雍丘人。其兄慥，本举进士有名。怱亦举进士，再不中。去游汝、颍间，得龙城废

田数顷，退而力耕。

岁凶，汝旁诸县多盗。恠白令，愿为耆长，往来里中奸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盗不可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诺。里老父子死未敛，盗夜脱其衣。里老父怯，无他子，不敢告县，裸其尸不能葬。恠闻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觉。明日遇之，问曰：『尔诺我不为盗矣，今又盗里父子尸者，非尔邪？』少年色动。即推仆地，缚之。诘共盗者，王生指某少年。恠呼壮丁守王生，又自驰取少年者送县。皆伏法。

又尝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盗，招恠饮酒，遂与俱行。至贼所藏，尉怯，佯为不知以过，恠曰：『贼在此，何之乎？』下马独格杀数人，因尽缚之。又闻襄城有盗十许人，独提一剑以往，杀数人，缚其余。汝旁县为之无盗。京西转运使奏其事，授郟城尉。

天圣中，河南诸县多盗，转运奏移渑池尉。崤，古险地，多涂山，而青灰山尤阻险，为盗所恃。恶盗王伯者，藏此山，时出为近县害。当此时，王伯名闻朝廷，为巡检者皆授名以捕之。既恠至，巡检者伪为宣头以示恠，将谋招出之。恠信之，不疑其伪也，因谍知伯所在，挺身入贼中招之，与伯同卧起十余日。信之，乃出。巡检者反以兵邀于出口，恠几不自免。恠曰：『巡检授名，惧无功尔。』即以伯与巡检，使自为功，不复自言。巡检俘献京师，朝廷知其其实，罪黜巡检。

恠为尉岁余，改授右班殿直、永安县巡检。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盗贼稍稍起其间，有恶贼二十三人不能捕。枢密院以传召恠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恠谋曰：『盗畏吾名，必已

溃，溃则难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则闭栅，戒军吏，无一人得辄出。居数日，军吏不知所为，数请出自效，辄不许。既而夜与数卒变为盗服以出，迹盗所尝行处。人民家，民皆走，独有一媼留，为作饮食馈之如盗。乃归，复闭栅。三日又往，则携其具就媼饌，而以其余遗媼，媼待以为真盗矣。乃稍就媼，与语及群盗辈。媼曰：『彼闻桑怱来，始畏之，皆遁矣。又闻怱闭营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还也。某在某处，某在某所矣。』怱尽钩得之。复三日，又往厚遗之，遂以实告曰：『我，桑怱也。烦媼为察其实而慎勿泄，后三日，我复来矣。』后又三日往，媼察其实审矣。明旦，部分军士，用甲若干人于某所取某盗，卒若干人于某处取某盗。其尤强者在某所，则自驰马以往，士卒不及从，惟四骑追之，遂与贼遇，手杀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获。二十八日，复命京师。

枢密吏谓曰：『与我银，为君致阁职。』怱曰：『用赂得官，非我欲。况贫无银；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阕，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与兵马监押。未行，会交趾獠叛，杀海上巡检，昭化诸州皆警，往者数辈不能定。因命怱往，尽手杀之。还，乃授阁门祗候。怱曰：『是行也，非独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还，我赏厚而彼轻，得不疑我盖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惭吾心。』将让其赏归己上者，以奏稿示予。予谓曰：『让之，必不听，徒以好名与诈取讥也。』怱叹曰：『亦思之，然士顾其心何如尔，当自信其心以行，讥何累也！若欲避名，则善皆不可为也已。』余渐其言。卒让之，不听。怱虽举进士而不甚知书，然其所为皆合道理，多此类。

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将以舟载之，见民走避溺者，遂弃其粟，以舟载之。见民荒岁，

聚其里人饲之，粟尽乃止。怪善剑及铁简，力过数人，而有谋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为人不甚长大，亦自修为威仪，言语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

庐陵欧阳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怪，可谓义勇之士。其学问不深而能者，盖天性也。余固喜传人事，尤爱司马迁善传，而其所书皆伟烈奇节，士喜读之。欲学其作，而怪今人如迁所书者何少也，乃疑迁特雄文，善壮其说，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怪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迁书不诬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尽知也。怪所为壮矣，而不知予文能如迁书使人读而喜否？姑次第之。

上范司谏书

月日，具官谨斋沐拜书司谏学士执事，前月中得进奏吏报，云自陈州召至阙拜司谏，即欲为一书以贺，多事，忽卒未能也。

司谏，七品官尔，于执事得之不为喜，而独区区欲一贺者，诚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执事，外至一郡县吏，非无贵官大职可以行其道也。然县越其封，郡逾其境，虽贤守长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鸿臚之卿不得理光禄，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计，惟所见闻而不系职司者，独宰相可行之、谏官可言之尔。故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

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县之吏守一职者，任一职之责；宰相、谏官系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责。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职者，受责于有司；谏官之失职也，取讥于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时，君子之讥著之简册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惧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责，惧百世之讥，岂不重邪！非材且贤者，不能为也。

近执事始被召于陈州，洛之士大夫相与语曰：『我识范君，知其材也。其来不为御史，必为谏官。』及命下，果然。则又相与语曰：『我识范君，知其贤也。他日闻有立天子陛下，直辞正色面争庭论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来，翘首企足，伫乎有闻，而卒未也。窃惑之。岂洛之士大夫能料于前而不能料于后也，将执事有待而为也？

昔韩退之作《争臣论》，以讥阳城不能极谏，卒以谏显。人皆谓城之不谏盖有待而然，退之不识其意而妄讥。修独以谓不然。当退之作论时，城为谏议大夫已五年，后又二年，始庭论陆贄，及沮裴延龄作相，欲裂其麻，才两事尔。当德宗时，可谓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将强臣罗列天下，又多猜忌，进任小人。于此之时，岂无一事可言，而须七年邪？当时之事，岂无急于沮延龄、论陆贄两事也？谓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为谏官七年，适遇延龄、陆贄事，一谏而罢，以塞其责。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迁司业，是终无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

今之居官者，率三岁而一迁，或一二岁，甚者半岁而迁也，此又非更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亲庶政，化理清明，虽为无事，然自千里诏执事而拜是官者，岂不欲闻正议而乐说言乎？然今未闻有所言说，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纳谏之明也。

夫布衣韦带之士，穷居草茅，坐诵书史，常恨不见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职，不敢言；或曰我位犹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终无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执事思天子所以见用之意，惧君子百世之讥，一陈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则幸甚幸甚。

与高司谏书

修顿首再拜白司谏足下：某年十七时，家随州，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始识足下姓名。是时予年少，未与人接，又居远方，但闻今宋舍人兄弟与叶道卿、郑天休数人者，以文学大有名，号称得人。而足下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

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师，足下已为御史里行，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但时时于予友尹师鲁问足下之贤否，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邪？此不得使予之无疑也。

自足下为谏官来，始得相识，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噫！持此

辩以示人，孰不爱之？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

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

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件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且希文果不贤邪？自三四年以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邪，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

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计其当时之议，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邪，望之与章果不贤邪？当时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邪？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来，进用谏臣，容纳言论，如曹修古、刘越，虽殁犹被褒称。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画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

《春秋》之法，责贤者备。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论希文之事，时坐有他客，不能尽所怀，故辄布区区，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与尹师鲁第一书

某顿首师鲁十二兄书记：前在京师相别时，约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头奴出城，而还言不见舟矣。其夕，及得师鲁手简，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约，方悟此奴懒去而见给。

临行，台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师鲁人长者有礼，使人惶迫不知所为。是以又不留下书在京师，但深托君贶因书道修意以西。始谋陆赴夷陵，以大暑，又无马，乃作此行。沿汴绝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才至荆南。在路无附书处，不知君贶曾作书道修意否？

及来此，问荆人，云去郢止两程，方喜得作书以奉问。又见家兄，言有人见师鲁过襄州，计今在郢久矣。师鲁欢戚不问可知，所渴欲问者，别后安否？及家人处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旧疾平否？修行虽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亲旧留连，又不遇恶风水，老母用术者言，果以此行为幸。又闻夷陵有米、面、鱼，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笋、茶笋，皆可饮食，益相喜贺。昨日因参转运，作庭趋，始觉身是县令矣。其余皆如昔时。

师鲁简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盖惧责人太深以取直尔。今而思之，自决不复疑也。然师鲁又云暗于朋友，此似未知修心。当与高书时，盖已知其非君子，发于极愤而切责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为何足惊骇？路中来，颇有人以罪出不测见吊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师鲁又云非忘亲，此又非也。得罪虽死，不为忘亲，此事须相见，可尽其说也。

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沈默畏慎，布在世间，相师成风。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间老婢，亦

相惊怪，交口议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问所言当否而已。又有深相赏叹者，此亦是不惯见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见如往时事久矣！往时砧斧鼎镬，皆是烹斩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义，则趋而就之，与几席枕籍之无异。有义君子在傍，见有就死，知其当然，亦不甚叹赏也。史册所以书之者，盖特欲警后世愚懦者，使知事有当然而不得避尔，非以为奇事而诧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无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骇也。然吾辈亦自当绝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闲僻处，日知进道而已，此事不须言。然师鲁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处之如何，故略道也。

安道与予在楚州，谈祸福事甚详，安道亦以为然。俟到夷陵写去，然后得知修所以处之之心也。又常与安道言，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师鲁察修此语，则处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贬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为大不为小。故师鲁相别，自言益慎职，无饮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语。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饮酒，到县后勤官，以惩洛中时懒慢矣。

夷陵有一路，只数日可至郢，白头奴足以往来。秋寒矣，千万保重。不宣。修顿首。

答祖择之书

修启秀才：人至，蒙示书一通，并诗、赋、杂文、两策，谕之曰：「一览以为如何？」某既陋，不